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五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_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_臣丁榆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三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下之中

唐詩

柏腹幃頭

段成式詩見說自能裁柏腹不知誰更著幃頭

吳旦生曰段成式漢上題襟集與溫庭筠倡和詩章

皆務用僻事按柏腹今之裏肚也王筠咏裁衣云襖
襠雙心共一抹柏腹兩邊作八撮劉熙釋名云柏腹
橫帕其腹也

羅敷行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古本作幘

七消反

方

言趙魏之間曰幘頭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髮儀禮
注如今著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後漢
書向栩好披髮著絳綃頭孫策傳南陽張津著絳帕
頭老學菴筆記云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

韓退之詩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詩絳帕蒙頭讀
道書增一蒙字益悞愛日齋叢抄云禹會塗山之夕
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
此遂爲軍容之服唐婁師德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
戴紅抹額來應詔其云戴紅抹額亦帕首巾幘之物
爾席上腐談云韓詩謂以紅綃轉其頭即今之抹額
也帕首幘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物

鹽薑

桐江詩話曰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鹽損添常戒薑
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
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鹽則不可

吳旦生曰鄴侯家傳載皇孫奉節王

即德宗

煎茶加酥

椒之類泌戲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
則唐人茶用鹽薑又用酥椒矣續博物志云茶出銀
生諸山採無時雜椒薑烹而飲之又觀陳后山詩愧
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詩老妻稚子

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子由詩北方俚人茗飲無
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則宋時茶猶然也山谷謂寒
中瘡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蓋茶性冷鹽
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

更不可解者李義山雜纂以對花啜茶為殺風景雲
溪友議云夔州游符邀客看花而不飲酒至今荆襄
花下斟茶者吟詩戲曰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
看花枝想唐時有此俗諺故云爾然玄宗與江采蘋

鬪茶此開元中事陸羽是大厯元和人創煎茶法撰
茶經三卷至今鬪茶之家陶為其像置於煬器之間
云宜茶足利于是茗粥漸著皎然茶訣陸魯望茶品
溫庭筠採茶錄張又新煎茶水記蘇廙十六湯品蓋
設筵之事彰著若此而云殺風景何其背馳耶宋晏
元獻以惠山泉煮日注從容置酒賦詩云嵇山新茗
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
醑醉花前王荊公寄茶詩金谷看花莫謾煎猶戲指

前事也

柳枝

容齋隨筆曰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

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
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
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所
可彷彿哉

吳旦生曰皇甫湜有言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
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
人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
鄭殆為能輩言耶黃山谷謂薛能欺世劉後村謂能

無忌憚正自不誣按楊柳枝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
昂詩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
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韓琮詩行樂隋堤事已空
萬條猶舞舊東風晉和凝詩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
吳臺各自垂是也劉白晚年唱和此詞白云古歌舊
典君休問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注
謂洛下新聲也劉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
柳枝蓋稱白傳之別創詞也後黃鐘商有楊柳枝曲

仍是七字四句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

雲溪子云杜牧詩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邁詩陶令門前睂接離亞夫營裏拂朱旗不言楊柳二字為妙冷齋夜話云荊公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妙在於言其用而不言其名也然余觀鄭谷詩半煙半雨溪橋畔問杏問

桃山路中漁隱叢話以為此乃柳謎子詩家又不可不知

王崔

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楊升菴曰王語渾含勝崔王弇州曰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吳旦生曰詩有涉履所至吻喉筋節以直以促發人

酸楚着不得些子文辭如蘇子卿之生當復來歸死
當長相思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曹顏
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皆此類也何處下渾
含二字亦誰能以體律之昔人謂崔塗此聯與鄭谷
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一聯可謂委曲形容旅况
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此謂知言

焚書

章碣焚書坑儒詩云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

書

吳旦生曰焚書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昔人題云焚
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
又從黃石讀兵書按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
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東坡以圮上老人爲隱
君子

萬厯中陳眉公詩雪滿前山酒滿觚一編常對老潛
夫兒曹空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天啟中葉聖

野詩黃鳥歌殘恨未央可憐一夕葬三良坑儒舊是
秦家事何獨傷心怨始皇一詰責後人一追咎前人
各妙

宋蕭森希通錄云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
十餘人非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
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
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有亡秦之
語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起臨洮築遼水又

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門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皆盧生等稔其惡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况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

人項羽之亡魯為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
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
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乃
一時事耳

麕毬

李郢詩釵垂麕毬抱香懷

吳旦生曰麕毬下垂之貌又作麕毬李長吉劍子歌
云按絲團金懸麕毬吳正子注麕毬劍鹿盧貌李嶠

寶劍篇鹿盧宛轉黃金飾
枚乘傳作鹿盧韻會作櫪
櫪虎鈴經作轆轤金人李欽叔詩苔花錦爛斑懸溜
珠麗毳

夜試進士

容齋三筆曰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
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
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

吳旦生曰唐制舉人試院日暮以燭三條為限白樂

天集云試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再續韋永貽試
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薛
能省試夜賦詩云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寫難
成黃滔御試詩云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
題五代時勅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
畢內有先了者上厯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
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宋時率由白晝不復繼燭
隋唐嘉話云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

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盧氏雜說云開成中高諧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賦
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

羣碎錄云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國史補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
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
貢恒不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
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有老

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筭
賺得英雄盡白頭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
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
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
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
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
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
名大譙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在闕試後亦謂聞

喜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為離會籍而入選謂之
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鼾耗匿名造謗謂之無名
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
試謂之書策

賈公談錄云李貯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未畢書吏得
疾暴卒更呼一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
字濃淡相半遂成淡墨書榜首蔡寬夫詩話云李程
應舉時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登第人姓名則有李

和而無程倉皇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
後爲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范蜀公詩淡墨
題名第一人則所淡書者登第人姓名也今放榜但
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
既久遂失其本耶

唐書歐陽詹傳云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
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號龍虎榜故詩

曰一舉首登龍虎榜

海錄碎事云龍虎
榜時陸贄知舉

撫言云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歛名紙
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
衣鉢

撫言云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
年最少者謂之探花郎蔡寬夫詩話云唐故事探花
郎宋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馮拯為探花是
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賜以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
七十四人中少年秦中歲時記云唐進士杏園初宴

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使皆被罰南部新書云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學林新編云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為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无楚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

列名於慈恩寺塔因謂之鴈塔題名撫言云神龍以
來杏園宴後皆於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
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
題名則為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
出城人乞舊詩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起自進士
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閒遊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為故
事宋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

比也

遊城南記云按唐登
科記有張台無張莒

盧氏雜說云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此儀

談苑云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燒去乃得成人又說新羊入群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為燒其尾乃化石林燕語云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又唐人遷官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為燒尾

北夢瑣言云
宇文翊嫁女

與竇璠致登第時杜尚書宅遭火家人云老鼠尾曳
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
尾近日老鼠亦有燒
尾之事用以譏之

撫言云羅玠貞元中及第闕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

後有闕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海錄碎事云進士放榜後須有一人謝世名報

羅使言報
大羅天也

十家

鄭嵎津陽門詩十家三國爭光輝

吳旦生曰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

女妓人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
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
家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號三夫人也
出侯鯖錄

紅綾餅餤

盧延讓詩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

吳旦生曰避暑錄詒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為重昭宗
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

江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餠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
入蜀為學士既老為蜀人所易延讓乃作此詩王衍
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餠為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
蜀人工為餅餠而紅羅裹其外公厨大燕設為第一
洛中紀異云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餠時
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厨依人數各賜紅綾
餅餠所賜以金合進上命中官馳以賜

潑火雨

唐彥謙上巳日寄韓八詩上巳接寒食鶯花寥落晨微
微潑火雨草草踏青人

吳旦生曰退齋雅聞云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火雨
蓋以禁煙之後方舉火而雨若潑之也陸放翁詩霏
霏潑火雨初晴

三尺一杯

唐彥謙題長陵一聯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
一杯

吳旦生曰石林詩話三尺一杯雖是著題然語皆歇

後一杯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

謂以

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三尺喙皆可言獨劍乎東坡有買牛但自

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

三尺不可去劍字然觀庚溪詩話引漢高帝本紀曰

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

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則

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余以長陵乃漢高帝墓也

庚溪之說為長故黃山谷每讀此詩稱賞不已劉後村謂三尺一杯之聯惜不多見蓋取其工而當也

野客叢書云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以杯字為杯盞字用矣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然觀藝苑雌黃引漢張釋之傳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師

古注杯步侯反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讀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杯二字云杯莽來切杯勺也杯步侯切手掬貌也駱賓王檄一杯之土未乾正用張釋之語僧惠洪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其說蓋悞矣據此則二字安可通用

雨淋鈴

羅隱詩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鈴

吳旦生曰按梓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問黃幡綽
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
郎當故又名琅璫驛明皇雜錄云上初入邪谷霖雨
彌旬於棧道中間鈴聲與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採
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焉

魏鶴山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
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

巨勝

曹唐詩白羊成隊難收拾啣盡溪邊巨勝花

吳旦生曰唐詩紀事曹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為道士
作遊仙詩百餘篇唐詩鼓吹選十一首以為宋邕作
恐未必然也此二語咏黃初平事按神仙傳初平牧
羊隨道士入金華山其兄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
但見白石滿地乃叱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參同契云
巨勝可延年還丹入口廣雅云巨勝一名胡麻陶隱
居云莖方者巨勝圓者胡麻可作蔬道人多食之形

類麻故名胡麻蘇子瞻胡麻賦於此有草衆所嘗兮
狀如狗蝨其莖方兮

氣不長

鄭谷咏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吳旦生曰休齋謂咏十日菊世以為工蓋其意不隨
物而盡如酒盞此時須在手菊花明日更愁人自覺
氣不長耳曾子固亦云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
餘乃古人用心處如咏十日菊是也荆公千花萬卉

凋零盡始見閒人把一枝其病亦在氣不長耳乃山谷反以咏十日菊為病在氣不長因言文章以氣為主西漢文字所以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其論不同須細參之

何燕泉云陳無已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為其有所加過其

時則否而非為其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
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
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狀元

北里志曰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
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
喚狀元聲

吳旦生曰唐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

例喝狀元按鄭谷乃趙昌翰榜第八名

注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撫言作楚娘潤娘北里志
云楚兒者素為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鍛
以挑鄭光業為郭曳箠數十因貽鄭詩云蛾眉常被
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潤娘字子美王團兒女少
時聲譽藉藉崔垂休狎之題記于潤髀上為同年某
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賦光華玉
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蝦蟆更

張蠩詩簞簞調高山閣迴蝦蟆聲促海濤寒

吳旦生曰郝天挺謂江南以木柝警夜故曰蝦蟆更
豈以柝聲有似其鳴耶余作小詩亦有云翩翩蛺蝶
方成夢脇膊蝦蟆已報更

槐黃

遜齋閒覽曰俗語有云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
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

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年當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吳旦生曰南部新書言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及閒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為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據此則槐黃乃肄業之時而遯齋以為赴舉何耶李嶠咏槐云鴻儒訪

業來則其義明矣然觀羅鄴槐花詩愁殺江湖隨計者年年為爾刺奔波羅隱詩別來愁悴知多少兩處槐花馬上黃則又與翁詩同意

無定河

何燕泉曰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少讀其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州見沙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不常故以得名

吳旦生曰無定河在青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圓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升菴嘗言之得燕泉親歷尤信秦韜玉詩無定河邊蕃將死受降城外戰塵空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蘇東坡詩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高原雪絮春

詩話類編云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

人或言將信將疑涓涓心目寢寐見之陳陶二語
蓋工於前也

凝

吳融杏花詩軟非因醉都無力凝不成歌亦自愁

吳旦生曰自凝曰凝音佞作上聲讀今作平音失之
音律亦不協也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云舞
繁紅袖凝歌切翠眉低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觀
其屬對之末則非平音明矣觀國風膚如凝脂自見

野馬

墨莊漫錄曰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韓偓云
牕裏日光飛野馬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
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熟時野馬
陽焰即此物也

吳旦生曰此致堯

唐詩紀事云偓小字冬郎
字致堯今日致光悞矣

薦趙崇

為相謫官入閩所作皇甫百泉以為是杜牧之詩悞
矣余於丙集木賦既明陰火之說又據內典龍樹大

士云日光着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為陽焰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則以此證野馬益明莊子注云野馬春月澤中之遊氣塵埃之細者也

調鷹過馬

韓偓苑中詩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

吳旦生曰注謂五坊外使以鷹隼初調習始能禽獲謂之得按又謂上乘馬必令中官為馭以進謂之過

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溫公詩話云北都使宅
舊有過馬廳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事也東
臯雜錄云北都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為留守更新之
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
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座香

返魂

韓偓詩玉為通體尋常見香號返魂容易回

吳旦生曰致堯此詩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

言返魂也東坡詩返魂香入嶺南梅又和楊公濟梅
花詩誰信幽香是返魂金人李致美梅詩冰骨有香
魂乍返劉致君墨梅詩誰道神香解返魂皆用致堯
語按東方朔云月氏國獻返魂香疾疫夭死者能起
之以熏牙及聞氣者即活後長安疫帝分香燒之死
未三日皆活

鮑昭

韋莊寄友詩西望長安白日遙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

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照

吳旦生曰漁隱鼓話謂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宋子

京筆記云今人多悞鮑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濃烹鮑

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潘子真詩

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

具昭祠堂記故韋詩直作平聲叶韻有自來耳

趙凡夫箋

云昭照疑即一字加火
轉注鮑昭一作鮑照

鵲眼

李咸用端溪硯詩鵠眼工諳謬羊肝士作剗

吳旦生曰李之彥硯譜端石最貴鵠眼眼之美者
青黃綠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或布列硯
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
生於內者曰低眼李賀端州青花石硯詩暗灑萇弘
淚血痕則謂鵠眼蘇易簡雲端所出有四巖石為
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厯為劣又有活眼死眼
之別圓暈數重黃黑相間黦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

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内外
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
死眼勝無眼姚令威云端硯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
堅緻溫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礪斷
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
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
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
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

是崖石頗乏堅潤後厯石與新坑略相似又處其次
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歛石麤羅紋而發墨
過之趙希鵠云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
皆有舊新坑

松下

楊升菴曰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
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煙條萬
縷金不忿錢唐蘓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云

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咏柳而貶松唐
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胡
元瑞曰不如枝字本色一涉松字便著議論

吳旦生曰唐人尊題往往强此而弱彼如舒元興牡
丹賦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迹穠李漸出躑躅
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則是斥衆花以
信牡丹也唐彦謙咏柳詩楚王宮裏三千女飢損蠻
腰學不成是又尊柳而貶美人矣何況於松若作枝

下幾不成語

三和

鄭培詩戎壘三和夕

吳旦生曰文苑英華改和為秋楊升菴辨其謬矣按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為齊將與秦
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韓非子
左和右和軍中左右門也漢制攷云左右和之門注
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䟽云漢時軍壘為門名

曰壘門與古和門同

界堠

後山詩話曰吳僧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此謂分界堠子語也

吳旦生曰後山在錢塘亦有句云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何得以界堠譏處默也車若水謂吳越分界在今嘉興之境越敗吳于檣李檣李乃越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越地吳山祀子胥亦錯而僧詩為不知

界矣余謂不然一統志云吳山春秋時為吳南界以別于越故名上有子胥祠又名胥山按橋李越絕書作就李又云吳王曾醉西施于此號醉里史記載吳王傷指卒于此又府城東南三十里為張山因子胥伐越屯兵于此改名胥山則嘉興雖吳越分境而橋李非專越吳山應屬吳可証處默之詩不謬宜羅隱見此二句驚之為已有也

薛逢送杭州牧詩吳江水色連堤潤越俗春聲隔岸

還杜牧知睦州

今嚴州

詩溪山侵越角封壤盡吳根薩

天錫送人之浙東詩出江吳水盡絕岸楚山稠同一
機軸也

歷代詩話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四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下之下

唐詩

治聾

石林詩話曰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何所據五代李
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

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為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大皆稱小字濤性不羈與朝士言多以社翁自名聞者以為笑

吳旦生曰禮記及國語云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鮒窺庵攬云社飲糒酒非謂止聾社勾龍以勞農也春為農之始戊者土德也

立春後第五
戊日為春社

致酒灌勾龍乎此解為正然俗尚相

沿按雲笈七籤云飲社酒治聾詩話載宋制大社二
祭多差近臣王禹玉為翰林典內外制十八年屢被
差乃題齋宮云隣雞未唱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杯
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帝憐之拜參知
政事陸放翁詩兀兀治聾酒未醒馬虛中詩無酒治
聾燕又歸

提要錄云社公社母不社舊水故社日必雨謂之社
翁雨陸魯望詩幾點社翁雨一番花信風陸放翁詩

催花初過社公雨對酒喜烹溪友魚

墨莊漫錄云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紉謂之忌作張籍吳越歌云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

盛名

漁隱叢話載南唐書云夏竦松與詩人劉洞俱於時有盛名陳德誠嘗有詩以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常有夜坐之詩最為警策膾炙人

口而寶松有宿江城詩曰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
酒半醒亦當時之人所稱咏者故德誠以此紀之

吳旦生曰洞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詣金陵
獻詩百篇首覽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
悠幾許亡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為之改容遂還廬
陵及金陵受圍洞以詩署路傍云千里長江皆渡馬
十年養士為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秦內陰陰日暮
好沾巾先是潘佑表有國家陰陰如日將暮句故洞

以此諷之余據此則洞之感際義激不僅以夜坐著聲
亦豈僅以五言期負哉

婪尾春

清異錄曰胡嶠詩餅裹數枝婪尾春人不喻其意桑維
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
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耳

吳旦生曰蘇東坡詩慙慙木芍藥獨自殿餘春嘉靖
中謝茂秦牡丹詩花神默默殿春殘皆用此也陸放

翁詩酴醾獨殿羣芳後又飛絮鍾情獨殿春元周衡
之詩四月三山山下路野田猶殿菜花春則又取此
而變用之耳

鄭虔本草云芍藥一名沒骨花王晉卿收徐崇嗣

徐熙

之畫芍藥名沒骨圖

郭若虛云惟用五采布
成以無筆墨骨氣而名

按芍藥以酒名而酒本有以春名者杜子美詩聞道
雲安麴米春李太白詩甕中百斛金陵春韓退之詩
且可勤買拋青春劉禹錫詩鸚鵡杯中若下春鄭谷

詩千缸石凍春蘓東坡詩一杯付與羅浮春
章子厚詩殷勤分送洞庭春王原吉詩滿載九峰春又如鄧
之富春杭之梨花春烏程之竹葉春滎陽之土窟春
劍南之燒春皆是也

末厥兵

詩話總龜曰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
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所謂
可憐生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穀有詩云尖簷帽

子卑凡廝短鞞靴兒末厥兵亦當時語也余天章景祐間已聞此語時陶公卒未久人莫曉其義王元叔博學多識亦不知為何語也

吳旦生曰太瘦生之詩洪容齋胡元任辨其偽作余於已集杜詩詳載矣末厥生按陶詩作末厥兵劉貢父詩話云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耳故以末厥相連言之歐陽永叔王原叔皆莫曉其義得貢父而始明也貢父又

云今人不用廝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穀詩
畧凡廝是也

得得

僧貫休詩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

吳旦生曰貫休姓姜氏字德隱錢鏐自稱吳越國王
休以詩投之曰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
遂入蜀以此詩投王建建遇之甚厚呼為得得和尚

有西岳集吳融為序

休避地渚宮荆帥高氏館於龍興寺有叟話時政乃
作酷吏詞云霰雨潏潏風吼如劓有叟有叟暮投我
宿吁嘆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幹肉吳姬唱
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
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飢其
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蠶兮東西南北

花藥

後山詩話曰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藥夫人國亡入後宮宋祖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吳旦生曰花藥夫人者以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藥翹輕也費氏多才思因王建宮詞百絕傳播人口效其

體亦成百首

按王平甫所叙三十二首刻成都文類中楊升菴尋得其逸詩六十六首又補

入三首共計一百一首其末首鶯鶯瓦上自然聲者李珣以為宮人李玉壽作實只一百首

余觀

詩話或稱費或稱徐舛錯無據余攷其時有三花藥
夫人一為成都徐畊二女皆國色王建納之生衍衍
嗣位尊為太后太妃同衍禱青城山遊丈人觀玄都
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倡和詩刻石所號順
聖淑妃者初號花藥及莊宗平蜀隨衍歸中土中途
遇害一為青城費氏乃後蜀孟昶宮人昶降入宋宮
設昶像祀之偽稱張仙以欺宋祖今畫修髯寬袖奉
為張仙送子者昶
像也對宋祖陳詩此其人也一為閩人之女南唐李煜

選入宮降宋祖嬖之一日遊苑中使奉晉王酒晉王
言得夫人手摘一花來乃飲甫至樹下王從後彎弓
射殺之太祖懽飲如故

上頭

花藥夫人宮詞云新賜雲鬟使上頭

吳旦生曰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薦寢於
人亦曰上頭今之委巷叢談皆載此語然則俗謂梳
籠亦言上頭須梳籠也



歷代詩話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璣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珙

校對官檢討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五

歸安吳景旭撰

辛集上之上

宋詩

苦熱

古今詩話曰宋太祖采聽至明遠邊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

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
上曰此蜀人思吾來取也

吳旦生曰能改齋漫錄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尚
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
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為昊所擯自吟苦
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此知兩
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
談苑云孟蜀歲餘題桃符上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

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
太祖聖節名也

故人

呂蒙正罷相歸洛作詩贈友云鄰叟盡垂新白髮故人
猶著舊麻衣

吳旦生曰文穆公嘗與溫仲舒及一友人讀書洛陽
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為狀頭溫亦
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後文穆大用太宗問昔

與誰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故
文穆歸贈之以詩所謂故人蓋指歸隱者也

梁灝

孔毅父談苑曰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
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
年後終秘書監遜齋閒覽亦云八十二歲及第卒年九
十餘詩話類編又載其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
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

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
奈龍頭屬老成

吳旦生曰洪景廬言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
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
二其子固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
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余因觀國史及朝野雜
記俱云灝中狀元年二十三按梁公試庭燎賦進士
第一人御殿唱名自梁榜始因宴於瓊林苑遂為定

制蓋所紀載章章若此晚遇之說不知何人剏

澠水燕談錄云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梁固及第
灝之子四年祀后土於汾陰張師德及第去華之子
兩家父子狀元魏野賀以詩云封禪汾陰連歲榜狀
元俱是狀元兒

重戴

王元之贈崔遵度云且留重戴士風多

吳旦生曰堯山堂外紀云宋初猶襲唐制士子皆曳

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余按遵度及第未脫白時元之贈此句故猶言重戴也

石林燕語云唐至五代宋初京師皆不禁打繳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宋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繳又服帽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繳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叅政則重戴之名有別

矣

詩宰相

王禹偁詩杜甫且為詩宰相

吳旦生曰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元之本此丁晉公云子美集開詩世界張伯雨跋語云

元稹埒太監請於朝諡杜甫為文貞

詩話類編云甫十餘歲夢人令

稹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幾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雲詔已降可於豆隴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

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慈市歸而飛火
入室有聲曰邂逅穢我令汝文而不貴

僧名

劉子儀詩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

吳旦生曰劉貢父詩話載此二句謂取下惠聖之和
師也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
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乃所謂語病也古
今詩話謂劉子儀嘗贈人云云蔡君謨詩史不言劉
子儀而謂劉貢父以為番僧名論語只有師也過達

恐是過字此皆大悞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宗
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語御嘗賜
百官宴優人有裝為義山者衣冠敗裂告人曰為諸
館職捋撻至此聞者大噱

孤雁

復齋漫錄曰張漢皋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
續空有影相隨時號鮑孤雁司馬文正詩話謂當為河

南法曹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
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嗟賞因號鮑孤
雁詞意非前句可及宜以張記為失也

吳旦生曰前句純是描寫後句是自家寓意其指各
出無俟優劣觀老杜補遺云鮑當更無聲接續空有
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
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雁曰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屬乎陽燕

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言雁序雁行蓋亦不
孤按衛敬瑜妻王氏題孤燕云昔年有偶去今春猶
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雖寓意亦見燕不盡
屬雙飛

黃昏

楊升菴曰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韋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
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

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歛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
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
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是此理
吳旦生曰黃昏字如此看乃善看詩亦善看月善看
花客有舉東坡倅杭州命思聰和參寥子昏字詩有
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之句以黃昏對
紫翠恰當兩字和靖莫本是否余謂拘拘配偶詩不
若是膠也黃昏作兩字以對清淺者是本句對黃昏

不必作兩字以對紫翠者是借對讀者亦會其神韻而已蓋言新月即非夜深昏黃之景而掛字不作黃昏時候亦說不去

鷓鴣

林和靖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

吳旦生曰郭索蟬行貌鉤輈鷓鴣聲歸田錄謂二句為士大夫所稱蓋取其屬對親切耳余按太玄經云蟬之郭索陸魯望詩自是揚雄知郭索困學紀聞云

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翦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

隱北戶錄云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

辟溫瘴又一名鵲

音述

多對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

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鈎輈格磔

竹客據反

此則對誠工矣然鷓鴣未嘗棲木而鳴惟低飛草中

昔人以此為病如孫莘老荔枝詩格磔山禽滿院飛

蓋鷓鴣非庭院之禽夏月非鷓鴣之時性又不嗜荔

枝摠是失照管耳

韻語陽秋云許渾韶州夜讌詩鸛鵒未知狂客醉鷓鴣
先聽美人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艷詞鷓鴣
清怨遶梁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為當時新
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
山鷓鴣清風動窻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
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濶則知鷓
鴣曲效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尼按佛書謂鹿為伊尼

倪雲林詩鰕鰖卧雲芳草細鉤輶啼樹野烟和亦佳句也

葑田

林和靖詩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

吳旦生曰吳中有一種葑田蓋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為水所衝根不與土相著輒浮水面人據其上如筏可撐以往來厚數尺裒至數十丈遂得耕種其間亦有夜竊去數畝投牒訴宰者元末王原吉題垂虹

橋亭云葑田連沮洳鮫室亂魚鳬蓋指此也

楊升菴云葑田江淮以南有之淮南子大旱菰封燠
菰即菰封即葑也早燥故菰封亦乾也菰葑根相結
而生歲久浮於水上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
刈去其蔓枯時以火燎便可耕種吳闕駟十三州志
云百粵嶺南有駱田駱音架王氏農書架田即葑田
以木縛架為曲田浮水面以葑泥附木上而成田其
田隨水上下

蓬憲續錄云雕胡即茭草中生菌如瓜
形可食故謂之菰霜彫時采故謂之彫

因訛為雕管子
書謂之雁膳

周禮三農鄭氏注云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澤農即
種下隰及葑田者也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
以游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
布水蓀翹莖藻蘊濯穎散裹隨風猗委與波潭沲流
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言也

鱸魚鄉

陳了翁詩秋風斜日鱸魚鄉別本鄉作香張文潛曰魚

未為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當作鄉字松江詩話曰
魚雖不香作羹以薑橙而馨香遠聞故東坡詩小船
燒薤搗香薤李伯巽詩香薤何處覓鱸魚香字未為非
也野客叢書曰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
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既失而周
知和謂薑橙馨香謬甚香字比鄉甚覺氣味長與識者
叅之楊升菴亦謂鱸香何不可之有

吳旦生曰還以鄉字為正按屯田郎林肇為吳江日

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蓋慕愛了翁之句以命亭
詩話所謂後人於其地立鱸鄉亭和者百餘人皆
不及公詩也中吳紀聞云范蠡張翰陸龜蒙有畫像
在鱸鄉亭旁東坡有吳江三賢畫像詩則其地鑿鑿
可證了翁初至吳江簿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
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烟光語
意相類當筮仕初志已超然故其後留題亦及此
也陸放翁詩欲與衆生共安隱秋來夢不到鱸鄉正

用了翁語也蔣堂詩一水蓴鱸國羣山橘柚鄉亦用
鄉國字

孟蘭盆

晏元獻詩家人愁溽暑計日望孟蘭

吳旦生曰陸放翁謂故都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
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
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寒
溫得中謂之孟蘭盆蓋俚俗老嫗輩之言也又每云

孟蘭盆倒則寒來矣

荆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孟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
蓋由此也經有目連脫母之苦白佛言未來世行孝
順者亦應奉孟蘭盆供養故後人因此廣為華飾乃
至刻木割竹飴蠟翦絲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天竺為孟蘭此云倒懸救器謂目連救母饑厄如解
倒懸之具也楊盈川孟蘭盆賦青蓮吐而非夏頰果

搖而不寒

繭館

晏元獻詩繭館蠶初起
瑤箱燕未歸

吳旦生曰繭館上林蠶所也
元帝后厭居深宮王莽
欲市其歡令四時巡四郊
春幸繭館虞伯生題耕織
圖詩玉成繭館閒琴瑟
宜薦房中備樂歌

堯年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
雙鶴記堯年

吳旦生曰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
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遂飛去故山陵
挽章用之宋元憲亦云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庾
信小園賦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落花詩

漁隱叢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
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
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

成半面粧予觀南史梁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
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此半面粧所從
出也若回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
乃出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回風舞前
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

吳旦生曰青緇雜記夏文莊見大小宋二聯嘆曰咏
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
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

言故文莊聞呂公登庸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
謂是也及觀槁簡贅筆云景文平生數賦落花晚又
賦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人謂景文與落花俱
盡未幾果卒蓋同一賦落花而徵驗若此詩洵足為
妖祥耶

紫荷囊

宋景文詩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

吳旦生曰人多以荷字作平聲讀故景文又云猥挈

荷橐預從豹乘劉偉明詩西清寓直荷為橐在蜀宣
風繡作衣皆沿其謠而用之也葛常之引晉書輿服
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綴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
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菱荷
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周捨問劉杳曰著紫荷囊
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曰陳晦伯云趙充國傳
車騎將軍張安世上欲誅之充國以為安世持橐簪
筆數十年按此安世非張湯子安世也云安世傳悞
而梁書南史俱不為之改正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橐囊

也蓋人徒見南史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不知晉書荷紫之義也余喜此證最為明確王勉夫謂紫荷囊事其說已久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宋語豈無自耶因考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隋志曰朝服綴紫荷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蓋本詩已沿其譌而又引以附之是助譌也而安取此曲證為

桐薪云或謂漢代以盛奏事負荷而行也據此則今俗男女雜佩流蘇尚有荷包之稱其沿古朝服製乎

六六鱗

宋景文詩尺素愁憑六六鱗

吳旦生曰宋元憲亦有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之句謂六六三十六也唐段成式詩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此皆謂憑鯉以寄書也續博物志云鯉魚大小並三十六鱗夢溪筆談云鯉

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
衍義云鯉魚至陰之物也其鱗故三十六
述異記云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輒率而飛去一
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抑鮓

宋景文詩鱗美持螯日鮓甘抑鮓天

吳旦生曰楊淵五湖賦連瓶抑鮓景文用此崇禎中
沈景倩田舍詩土潤移橙地卮香抑鮓天則又用景

文語

麥秋

緗素雜記曰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農扈方
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歛之
義故謂四月為麥秋

吳旦生曰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注
云秋者百穀成就之期此月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
曰麥秋蔡邕月令章句云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

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亦猶贊寧竹譜以八月為春二三月為秋也

漫叟詩話云吳民載詩條風着野方蠶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嘗記前輩詩曰麥秋晨氣潤槐夏午陰清此二聯未易優劣

丙丁

宋子京詩何但魚知丙非徒事識丁

吳旦生曰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

漢中沔陽曰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侯鯖錄引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謂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何能擇丙日出穴耶酈善長謂穴口向丙又引栢枝山中有丙穴魚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不獨漢有也皆非正論舊云魚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此豈專指嘉魚耶

唐張弘靖云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野客叢書辨

為个字非丁字引續世說書此个字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之悞又觀蜀志南史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蓋十與丁益相似也覺丁字無謂

調馬養花

迂叟詩話曰大名進士耿仙芝以詩著其一聯云短水淺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為人所稱

吳旦生曰餘冬序錄云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

刻騎於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烟微雨謂之養花天

逋峭

詞林海錯曰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蘇子容詩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魏齊間指人有風措者謂之庸峭一曰波峭

吳旦生曰晞錢弒聿乃作庸峭文潞公不曉二字何

義以問子容子容曰宋元憲謂事見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之勢耳即用此事作詩為謝故有此二句集韻云庸奈屋不平也庸奔模切奈同都切

奈即屠蘇義同

營舍之法謂之本經喻皓所造

需頭

蔡君謨詩禁林京兆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

吳旦生曰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博議凡章奏皆需頭稱稽首表

者不需頭又曰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
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

晉人簡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著以俟朋友之批答故
謝安批子敬之帖尾

咏草

徐興公曰白樂天咏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已
傳播今昔矣又唐僧云時平生戰地農情入春田又元
楊基云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風調情景

俱不在樂天之下唐僧句見山谷集或云是蔡襄詩非也

吳旦生曰八閩通志載王禹玉云蔡君謨草詩有時平生戰地農情入春田之句其言干教化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比興公編纂蔡端明別紀亦採入此條而又云非蔡詩何耶

茶品

學林新編曰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其下則

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蘗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崑裏白甌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曰惟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

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
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
觜為貴今按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
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
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
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
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
詩曰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

鑄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今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

吳旦生曰唐以前貴蜀茶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芳茶冠雲情溢味播九區然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山上有五頂各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最佳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

旅平也唐時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
薦宗廟後分賜近臣義興初無貢自李棲筠進萬兩
遂為貢玉川子所謂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
開花也陸羽茶經云浙品以湖州為上常州次之湖
州生長城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腳嶺
北峰下蓋湖常二境相接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
盛會杜牧詩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
松澗渡喧豗劉禹錫詩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携妓

采茶時蓋草茶盛於兩浙以浙東有日注也至江南
李氏漸貴建茶始有團圞之製而大小龍團始於丁
謂而成於蔡襄東坡詩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
相寵加然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為上壑源
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為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
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隔一溪茶為下山谷詩莫
遣沙溪來亂真官焙造茶在驚蟄後三日興工採摘
是時芽已一槍閩中地暖如此

唐子西鬪茶記云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
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
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
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
不問團鑄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
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
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
猶在豈復有茶味哉

鶴林玉露云李南金謂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

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
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
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詩云松風檜雨到
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
勝醍醐因話錄云李約性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
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

蔡君謨茶錄云藏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
濕冷故收藏之家以箬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

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
食歸田錄云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
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
之氣

歷代詩話卷五十五